

鬼相劫

Yuanyuan
xiangbao

榭桑落 * 著



逃无可逃不如见招拆招！
围追堵截不如设个圈套。

一次失败的“碰瓷”引发连环惨案
从考场到职场一路坎坷！

穷困交加颜控宅腐女 VS 无所不能腹黑精英男

史上最倒霉女主角，多次擦肩，数回交锋，
成就最萌最脱线的爆笑爱情！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鬼道

榭桑落✿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冤冤相“抱” / 榭桑落 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21-10434-2

I . ①冤… II . ①榭…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6535 号

冤冤相“抱”

榭桑落 著

策 划 人 陈继光

责任编辑 唐 博

特约编辑 莽 儿 月饼殿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营销电话 0851-6828640 (传真)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60×960 毫米 1/16

字 数 197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221-10434-2

定 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一、冤家路窄	1
二、打打酱油	7
三、狭路相逢	14
四、BT教授	18
五、杯具考试	21
六、初涉染缸	25
七、狗血面试	29
八、被潜了	34
九、毁人不倦	38
十、果断炮灰	42
十一、政治剥夺	47
十二、生日快乐	51
十三、债务负身	55
十四、新药代言	59



十五、引火自燃	63
十六、怒火中烧	66
十七、地位降低	70
十八、保姆之路	73
十九、悲伤插曲	78
二十、登堂入室	84
二十一、被谣言了	88
二十二、继续保姆	92
二十三、宣示主权	96
二十四、柳暗花明	100
二十五、前尘往事	104
二十六、四顾茫然	108
二十七、被困厕所	112
二十八、莫名冷战	116
二十九、阴差阳错	120
三十、亲密接触	123
三十一、表白预兆	127
三十二、名正言顺	132
三十三、觐见家长	136
三十四、正式见面	140
三十五、老爸出马	144



三十六、相亲后果	147
三十七、计划失败	152
三十八、重新上岗	155
三十九、登记结婚	159
四十、结婚中途	163
四十一、结婚以后	167
四十二、烛光晚餐	171
四十三、家庭聚会	174
四十四、被逼逃婚	178
四十五、婚礼前夕	181
四十六、出国留学	184
四十七、逃婚出国	187
四十八、异国风波	190
四十九、恍然大悟	194
五十、吃剥干净	199
五十一、打道回府	203
五十二、发现怀孕	208
五十三、爱的别离	211
五十四、再次被潜	216
番外 1.Boss 大作战	220
番外 2.我们的“棉袄”	224



一、冤家路窄



莫小花垂头丧气地坐在办公室的角落，看着面前堆积成山的文件，在心底发出几声哀叹，像只斗败的公鸡，垂死悲鸣。

她混乱的脑子里胡乱地想起了最近看的一部纯爱唯美小说，不由默叹，要是能天天活在小说的世界里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喂喂喂，干吗呢，喊你半天不理，以为自己是言情小说女主啊？在办公室发呆，不做事？！”

“啊，对……对不起，罗主任。”

从发呆中被拉出来的莫小花惊得没能受住主任震耳欲聋般的阵阵责骂，一屁股摔在地上。

办公室再次哄笑。

如果她没记错，这是她来这里上班后第十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了。莫小花淡定从容地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从如此娴熟的动作也能看出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她垂首腹诽：这罗主任每天都是一身白袍，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挡住半张脸，俨然一副更年期内分泌失调的样子，竟然也知道言情小说是何物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发什么呆？去，买下午茶去。”罗主任推了推脸上下滑的黑框眼镜，再次厉声。

“等等，小花，帮我带杯咖啡，还有……”

“小花，帮我带个布丁……”

“我要个三明治……”

此起彼伏的声浪将身材瘦小的莫小花无情地淹没着，友善的笑容还在脸上堆积，嘴角却憋着，已然有了下垂的趋势。此刻她的心里在高声呐喊：





为什么不叫外卖！为什么要我去！

莫小花就此成功地接受了社会第一条潜规则的洗礼：新员工必然是要被欺负的。作为一个大学假期工，她连个屁都算不上。

走在去买外卖的路上，浑浑噩噩回想着自己会来这里上班的原因，一切都要从那个让人一想到就恨不得去撞南墙的晚上开始……

镜头倒回半年前。那天夜里，冷月无星，所有的一切都在黑暗中被模糊了。

莫小花沮丧地走在路上，耷拉着脑袋，无力地垂着双手，脚随便踢起几块挡路的石头。妈妈打电话来说爸爸得了肿瘤必须马上住院进行手术，家里一直靠爸爸一个人撑着，如今连他都倒下了。莫小花还只是一个学生，打工赚的那点钱连住院费都付不起。

昏黄的路灯无力地照着她的背影，在地上投射出萧条的影子，显得格外凄凉。远处的月，高傲而清冷地贴着悠远的蓝天，只有细丝般的浮云给它织出忧郁的皱纹。初秋，有些寂寥，有些清冷。

有什么办法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弄到一大笔钱呢？莫小花绞尽脑汁思考着这个问题。

抢劫？摇摇头——不敢。

偷窃？用力摇摇头——胆怯。

卖身？她摸了摸下巴，点了点头，觉得这个最有可行性。走了一段路，思考良久又自嘲地勾了勾嘴角，还是算了吧。

“唉……”长长地叹了口气。

摸了摸口袋，一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躺在自己的手中，仅剩的一百元，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在物价飞涨的境况中这叫人情何以堪。

路上的行人有些少，莫小花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走到这条路上来。风扫起地上的灰尘，伴着一些垃圾在远处打了几个圈飞向别处，黑漆漆的夜晚显



得有些诡异。

这时一个老婆婆直直地撞了过来，“哎哟”一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你走路不看前面的啊，哎哟喂，疼死我了。”

“对……对不起，婆婆，您没事吧？”莫小花觉得自己真是流年不利，自己倒霉就算了，还撞了人家老婆婆。

“哎哟喂，肯定是摔骨折了，站不起来了，你不准走，带我去医院检查，赔医药费。”那老婆婆死命抓着过去扶她的莫小花。撒泼似的扯着衣角不放。

“啥？！”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的莫小花顿时惊诧地望着老婆婆，插在口袋里的一只手死死地握紧那仅有的一百元，眼中忽地有些湿。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倒霉的时候连喝水都塞牙缝。

“老婆婆……您没事吧，我……我去喊人……”莫小花的声音显然已经带上了哭腔。若不是死命憋着，怕是早已哭出来了。

“你别想跑！快来人呐，快帮帮我这个老婆子，帮我报个警啊！”

那老婆婆一声吼得甚是凄凉，更是有些声色俱厉。莫小花惶恐地看了看周围，还好刚刚没人路过。

“婆……婆婆，你别喊了，求你，求你。”莫小花两行清泪不知不觉地往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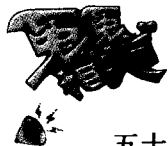
“那赔钱！”

“我……我没钱……”

老婆婆的态度很是强硬。莫小花的手死命地捏着口袋中的一百元，不知所措。以前新闻里不是没看过这样的事情，她知道这种事情即使打官司也不一定能有有什么好结果，而且事实上的确是自己没看路，撞了人。

犹豫了半晌，双方僵持不下，莫小花的手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婆……婆婆，这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我赔给您五十，您看能不能找我



五十。”

好吧，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像个笑话，可是这时的莫小花却是真心想要人家找她五十。

那老太婆一把抢过莫小花手中的钱，“哼”了一声，道：“今天真倒霉，碰上个穷光蛋，还想找五十，你出门没吃药吧，我没问你多要就已经很好了。”

刚刚还声声嚷着站不起来的老婆婆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一个转身，渐行渐远。

莫小花哭着在原地愣了半晌，才意识到，自己被诓了。瞬间又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流。

也不知道站了多久，猛地灵光一闪，诓人！这不正是来钱快的好方法吗？！一只手很快地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停止啜泣。

去诓谁好呢？怎么诓呢？虽然知道这有违各种道德底线，可是狗急了也会跳墙，在失去最后一点生活费的时候，莫小花被迫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对，有了，她目光灼灼地望向马路，学那些故意跑出马路撞车的人，诓车主不就好了？！买得起车的一定是有钱人。而且要诓就得诓好车的车主。

莫小花略微思索了一番自己认识的车的标志，想起以前同学一起讨论过什么样的车子比较好、什么样的车子值钱，她当时觉着车子这东西应该是八辈子都不会跟自己沾上边的，也没仔细听，顿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听，只隐约记得有一种车，标志是四个圈，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会记得四个圈这个标志完全是因为当时她嘴里啃着的棒冰名字叫三个圈。

莫小花在路边等了又等，在过去了几辆出租车之后不免有些挫败地叹了口气。这四个圈的车子可真是难等。可就在她正准备放弃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车子渐行渐近，莫小花睁大了眼睛瞧了又瞧，正是一辆四个圈的车。蓄势待发，在车子还未靠近之际，她迅速冲向了马路中央。心里唯一的念头，要么死，要么穷死！

莫小花紧闭住眼睛，想着，受伤能拿到一笔营养费吧，死了能拿到一笔



安葬费,不管哪个结果,爸爸的病应该就会没事了。双腿已然在打战。

可惜就在莫小花即将被撞上时,只听见“吱”的一声,四个轮子在地上拖过长长的痕迹,猛然停了下来。莫小花还是吓得整个人坐在了地上。在未回魂之际,又躺倒装死。

车主在车里半晌未有动静,这秋风瑟瑟的天气,莫小花躺在地上觉得很冷,不由低咒车主无良。过了许久,车里的人才熄了火打开车门。

莫小花听着车子的开门声,不由有些激动,毕竟是第一次干坏事,心底有些惴惴不安,却又觉得这样干还挺过瘾的。

她闭着眼睛,听着渐渐靠近的脚步声。那车主应该是蹲下了身,淡淡的鼻息夹杂了些许酒精的味道扑到了莫小花的脸上,她颤了颤睫毛。

只听得那人在手机上滴滴答答拨了三个号码,站起身来。

“你……了,请马上派人过来。位置是……”是个男人的声音,有些低哑,却很有磁性。

莫小花想了又想,自己这样躺着不动如何能诓人钱?而这人居然没趁自己无法动弹而跑掉,诚然是个好人。

“嗯……”莫小花假装从喉咙间发出嚤哼一声,想要趁此醒转过来。

站在路边的男人大概听见了声音,走了过来,低下身子:“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好吧,莫小花其实很想将他的车技夸奖一番,因为自己根本没被撞倒。可是……

“嗯……”

继续嚤哼了一番,微微睁开眼睛来。眯着对上了一双幽黑清亮的眼眸,因为路灯有些逆光看不太清楚对方的面容,却也能勉强辨别得出他那棱角分明的五官。大约是羞耻心作祟,莫小花的脸腾地一下烧了起来,双颊绯红,她不由庆幸眼下是晚上。

现在要怎么办?从小没做过坏事的她心里有些没底,是继续装晕呢?还是



假装逐渐回神醒来与事主对话,商议医药费的问题?

趁对方还未起身之际,莫小花学那个老婆婆一把抓住了那人的衣角,说了一个“你……”之后继续故意装晕。说那个“你”字单纯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戏演得逼真一些,因为貌似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男人想要站起身来,轻轻挣了两下想要挣出她的手,未果。思索一番,大约是想通了这女孩子为何会这样死命拽着自己,无奈地扯了扯嘴角,却是往地上一坐,颓然地低下了头。他应是喝了许多的酒吧,躺在边上的莫小花能闻到酒味时有时无地往自己鼻子里面飘。

“滴嘟,滴嘟,滴嘟……”随着一阵警笛由远至近地响起,来了两辆车,一辆是警车,一辆是救护车。

莫小花偷偷睁开一条眼缝,瞧了瞧,见着医护人员拿了担架过来抬自己,而那个倒霉蛋却是被警察拉过去测试酒精了。

各种嘈杂声在耳边响着,那警车上红色的灯不停地闪着,莫小花心底暗暗纠结,自己是不是把事情搞得太大了。

医务人员抬着担架把她送往车厢,被抬到围着那个倒霉蛋问话的警察身边时,只听得倒霉蛋说了一句:“警察同志,麻烦你们能不能把对面摄像头的资料调出来看看,真不是我违反交通规则撞上去的……”越来越远的声音,不知道继续说着什么。

听到这话的莫小花心中咯噔一下,傻了。

摄像头?!有摄像头?!对啊!为什么自己没有想到,公路上必然是有摄像头的呀!这下事情搞大了。自己这样的作为是不是要归结成违法行为了?她顿时有些手脚冰凉。

秋日里的夜风有些瑟瑟,莫小花躺在担架上闭紧着嘴。秋风像是一只有力的手,窒息着她的呼吸,像一个搞恶作剧的孩子。

二、打打酱油



“脉搏血压。”

“正常。”

“有无外伤？”

“无明显外伤。”

“……”

莫小花就是在一路装睡的情况下被送到医院的。刚到医院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句“联系伤者家属”。

“王医师，这人貌似是附近 H 大的学生，身上没有证件，有一张学校一卡通。不过肇事者正在赶过来了。”

“先帮她检查。”

莫小花感觉自己被带进了一个房间，然后有人拉上了一道帘子，开始扒她的衣服，她只觉得一只凉凉的手摸上了自己的肚皮，不禁大为伤神，哀念到：没想到我这辈子的清白竟是毁在自己手上的。

“王医师，在伤者身上找到一部手机，已经联系到了伤者的一个同学，说是一会儿过来。”

这下一直在装睡的莫小花真的是无法淡定了。暂且不谈自己宿舍那帮损友会怎么批斗自己，就算被学校任何一个同学或者老师知道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的。学校是什么地方，学校是各种娱乐新闻、花边爆料的发源地。学校多的就是那些吃饱了撑着的八卦人士。

不管怎么样，还是找个机会溜了算了。趁着检查医生脚步的离开，她睁开眼睛，想要偷偷起床。

“你好，请问伤者情况如何？”医生刚走到门口就有人过来询问，听着应该是警察或者那个车主。





“没什么大碍。不过还没醒，我们会安排她做个脑部CT。”

“.....”

莫小花决定伺机而动，又把偷偷伸到床下去的脚拉了上来，继续装睡。

“同志，你先跟我们去趟局里吧，刚才我们的同事打电话过来说摄像头.....”

莫小花本来觉着就这样跑路还挺对不起那可怜的车主的，酒驾貌似是个重罪来的，不知道他会被怎么样。可是听到“摄像头”三个字不禁虎躯一震，顿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感，觉得管不了那么多了。

听着没动静之后，莫小花起身拿了护士帮她放在病床边抽屉里的随身物品之后，贼一般灰溜溜地跑出了医院。心中大喊了一句：“What a fucking day!”

此时已是深夜，匆匆忙忙之间在医院门口碰上了刚从学校赶过来的陆月。莫小花想，大概是刚刚护士小姐联系的。

陆月里面穿了一件淑女式样的白色长裙，外面披着一件紫色外衫，黑色丝袜包着细长的美腿，淡扫蛾眉眼含春，皮肤细润如温玉，樱桃小嘴不点而赤，娇艳若滴，腮边两缕发丝随风轻柔拂面平添几分诱人的风情，在漫漫的黑夜中宛如一颗明珠，动人的模样不是漆黑能掩盖得住的。不愧是莫小花她们寝室的室花。

“干吗呢你？喘成这样。”陆月见莫小花匆匆忙忙地从医院往外跑，劈头盖脸把她一顿斥责，“我说你没事不好好走路，还能出交通事故，真是服了你了，人品跌到史上最低值。”

“嘿嘿，这跟人品没有关系的！”这的确跟人品没关系，跟钱品有关系。

“已经没事了吗？怎么自己从医院里跑出来了？”

莫小花撇了撇嘴，虽然说朋友是用来两肋插刀外加吐槽的，但这个涉及金钱与犯罪这么高深的上层建筑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平常心对待的，只得道：“医院一向是鬼怪神奇的孕育场，虽然我是无神论者加一身正气鬼怪不



侵,可既然医生说没大碍了,我也不需要留在医院吓着那些鬼怪了,你说,是吧?”

“行了,行了,快走吧,大半夜还折腾我。”陆月只得摇头轻笑。

“你刚约会回来吧。”

“嗯。”陆月淡淡地道。她总是那样的淡然,让人觉得那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这样的陆月怎么可能是别人口中说的那般,是个被包养的小三呢?反正她不会相信那些谣言的。莫小花挽起陆月的手,叫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很快消失在夜色的深处,路的尽头。

H大是有门禁的,学校大门有门禁,宿舍舍管也有门禁。宿舍的外墙虽然有报警器,但年久失修已经坏了很久,待会儿翻墙过去就可以,可是这学校大门就不是这样好过的了。莫小花鼓起勇气过去跟警卫叔叔打招呼。

“出去干吗了?把名字、学生证号登记在这个本子上吧。”今天的警卫叔叔貌似心情不错,居然没多问什么,就让登记一下而已。

莫小花拿过警卫叔叔递过来的登记本,囧了。登记的人有好几个,第一个写着“出去打酱油了”,后面跟着写了几个“出去打酱油了”,再到后面就是“同楼主”。莫小花嘴张成了“O”型,抬头看了看警卫叔叔,红红的脸颊,微眯的眼睛,猥琐的笑容,似有若无的酒味,很明显,警卫叔叔他喝醉了。

莫小花留了一句“孩子学会打酱油,出门迷路,找去了”,然后随便填了个假的学生证号码,贼一样地拉着陆月跑开了。

两个人安然躺在床上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半,陆月迷迷糊糊地跟莫小花说了一句:“花花,明天有个新生讲座,我们宿舍作为校文明宿舍,被邀为嘉宾了,据说捐助了你三年半大学学费的那个慈善家会过来,系主任通知让好好准备,要两千字以上的演讲。”

莫小花囧,现在已经是深夜一点半了,才被通知明天有这么重要的事情,资助了自己三年半学费的慈善家,天呐,这不是要人命嘛。不是说做好事要默默无闻嘛,怎么老是爱跳出来开讲座,真的无语了,到时候又要被当



做典型拉出去遛两圈了。

莫小花因为成绩优异,家境贫穷,一直是拿着学校的贫困奖学金的,学校还帮她联系了赞助商提供她的生活费,条件是每次有活动都要被拉出去当典型、做模范。而事实上,高中毕业前莫小花家也算小康之家,可没想到十八岁之后家里会穷成现在这副样子,以至于在接受穷苦生活洗礼的同时有些定型了的优越感无法从骨髓中剔除。

莫小花一直觉得自己跟国宝熊猫是一个级别的,都是站在生物种族金字塔的顶端。除了自己食肉,熊猫爱吃植物以及熊猫的职称比自己稍微高一点之外,其他无太大的差别。现在似乎也没差别,只是相似点变成了总被人强势围观的存在……

模范式教育也可以理解,拿人钱财,任人围观,本是天经地义,到时候跑出去装下十三就可以了。如果老板高兴,多给点,这样也能解决一下燃眉之急。

想到这里,莫小花高高兴兴地睡觉去了,演讲稿什么的,信手拈来,随便胡侃,根本不用准备。良民是欺出来的。

不过说起来,莫小花到现在还不识慈善家的庐山真面目,只知道每次一有啥典型要当就有钱拿。

“花花,快起床,要去参加讲座啦,来不及了。”每天清晨,李不好的声音就会像魔咒一样不停地在耳边循环。

李不好是莫小花的另一位室友,大约是因为当年出生的时候,她奶奶一看是个女娃娃,一时不爽给她起了这个名字,生女儿不好的意思吧,莫小花一直不明白这李不好的爸妈是怎么同意用这个名字的。

今天这天有些阴暗,没有阳光没有白云,阳台外面嗖嗖刮着风,平日里总喜欢叽叽喳喳叫的小麻雀今天也没有出来。

“我嘞个去,才九点,今天是周日啊,让我再睡一会儿吧。”莫小花翻了个身,蒙上被子继续睡。



“让她睡吧，我们走。”陈圆圆每次反其道而行，却总能让莫小花乖乖就范。

陈圆圆也是莫小花的室友，人如其名，是个胖子，圆圆的体形甚是有趣，是谁说的来着，每个故事里面都会有一个胖子。

“啊！为什么讲座每次都要排在周末！”莫小花用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把自己从被子里面逼了出来。

“花花你快点，九点半要开始了，快要下雨了，待会儿路上又要耽搁。”陆月一边喊着莫小花，一边进进出出地刷牙洗脸。

“行了，行了，我不刷牙，不洗脸，肯定比你们快的。”她这才神速地从上铺爬了下来，随便穿了件衣裳，胡乱扎了头发，拿了手机准备上阵。

“看吧，我就说我肯定比你们快的啦。”

“我靠，你好意思不刷牙洗脸的，别跟人说劳资认识你。”陈圆圆说话总是这样“英雄气概”，当然，这份英雄气概也在三年多的潜移默化下传授给了莫小花。用她的话说，这不是脏话，这是气势，做人什么都能少，就是不能少了气势。

“靠你妹，劳资又不是不洗，劳资晚点回来再洗。”

刷完牙齿过来的李不好终究还是看不下去了，板着脸咒了一句：“行了，都给我快点，男左女右排好准备出发。”

莫小花弱弱地朝李不好望了一眼，敢怒不敢言，不知道自己该站左边还是右边。

这就是传说中的校文明宿舍。一个说话不文明、个人卫生不文明、集体卫生更不文明的文明宿舍。

“行了，你们能不能别爆粗口。”陆月也终于受不了这爆言爆行。

“我觉得我们宿舍已经没有装纯的必要了。”莫小花笑嘻嘻地围观着她们洗洗刷刷。

“世人皆纯，唯我独淫。你懂的。”陈圆圆也收拾妥当了，一副文学家的

